

人生如逆旅 得失知寸心

● 聊城 于泊远

我们都曾品尝过失去的感觉，或许失落，或许如释重负，或许依依不舍。那些我们失去的人和事，有的或许终归重逢，有的或许挥手就是永别。得到，也经常伴随着其他事物的放弃和失去。得失之间，就是我们的人生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事物，可谁也无法保证其不会丢失。每一次失去，又为下一次的得到创造着前提。得与失是循环往复的，正是这不断得到又失去的过程，才是我们正经历的生活。

人们得到一种事物，需要从零开始与其建立联系，从无到有的过程便是

得，而非简单地代表“拥有”这一状态。

喜爱一事物，便想拥有它，可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，是得到的过程，我们都期望得到荣誉，可如果我们忽然拥有了一份荣誉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并没有做出与这份荣誉相对应的行为，不能实至名归，你是否反而会自卑、不安？荣誉只是一种结果，真正重要的是得到荣誉的过程，正是过程赋予了结果意义。

人生在世，并不只为活出一个结果，就像前往远方的旅途，真正值得珍惜的，是沿途的鲜花和放松的心情。人生海海，浮沉几何？我们生命中有无数次拥有和分离，可真正温暖人

心的，是我们与那些宝贵事物相逢与告别的过程，重要的不是保持永恒，而是体验过、经历过。

人生如逆旅，得与失组成沿途风景，当遇到值得我们争取的事物时，努力争取，既然得到总是伴随着失去，拥有有时意味着分离，那么最重要的，只剩过程。珍惜每一次得与失，像面对灿烂的落日一般心生感动，因为它们组成的，便是整个人生。

先驱

● 聊城 孙殿镇

迁徙，对候鸟的生存非常重要。

每年，火烈鸟的迁徙颇费周折。集体大迁徙前，总会有少数火烈鸟率先飞离湖面。

由于习惯和惰性，它们的行动没有得到其他同伴的响应。这些鸟儿只好重新飞回湖面。

不过，它们并没有灰心，更不会放弃。第二天，它们会再次起飞，在湖面上盘旋鸣叫。这次，会有一些火烈鸟追随起飞，然而仍然是少数，最终它们又飞回湖面。

这样的努力会持续多日，先驱者不抛弃、不放弃，它们的追随者越来越多。虽然，大迁徙的计划一度搁浅，它们

彼此用行动鼓舞行动，用信念坚定信念，大迁徙一定会实现的。

终于有一天，在季节变换的前夕，当这些先驱者再次振羽起飞，开始跟随者还不是很多，过了一会儿，数千只火烈鸟同时飞离湖面，与先驱者会合。从湖边仰望，它们的队伍

遮天蔽日，鸣叫声响彻云天，所有火烈鸟参加的大迁徙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火烈鸟的迁徙能够应对环境变化和食物缺乏，少数先驱者导引的行动，把整个团队引航至适合的生存之路，使得这种鸟类在地球上生生不息。

先驱者的意识是超前的，先驱者的行动是现实的，先驱者的坚持是恒久的。我们也要做一个团队中的先驱者，我们要爱护、激励团队中的先驱者，这样我们的团队才会早日迎来腾飞的时刻。

我们要呐喊，“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”。

故乡的梨树

● 聊城 杨琼华

我是重庆市酉阳县人，1988年9月份来到山东聊城，聊城是我的第二个故乡。

小时候我一直跟着奶奶长大，我清晰地记得，爷爷、奶奶为我们栽了一棵大梨树。奶奶却说梨树不是她栽的，是爷爷的父亲栽的，也就是我的老爷爷。

那棵梨树长得又高又壮，树皮皴裂。梨树就在我家屋后菜地的西南角，正前面（正东）是一块水稻田。每年春天，梨树盛开出如雪的梨花，香气怡人。有时刮一阵大风，盛开的梨花漫天飞舞，树下很快铺上了一层美丽的梨花。花期很短，满树的梨花由美丽的小花朵慢慢变成一个又一个嫩绿的小梨子，挂满树枝。

梨树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深刻的记忆。那时候，周边村庄没有种果树的，这棵梨树成了焦点，大家都非常喜欢它。每次邻村人来我们家串门，都会夸这棵梨树，“你们家这棵梨树真好，梨子又大又甜，结得还多”。

八月，梨子快成熟了，个头特别大，能感觉到梨子的香甜。偶尔晚上刮大风或下急雨，梨子就会掉落，掉到下面的水稻田里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晚上刮大风，屋后的树林被大风吹得哗啦乱响。我猜想，一定还会有大一点的孩子来稻田里拾梨子。每次有人来拾梨子，我都能从屋里听到踩水声。我装没听见，随便他们拾，稻田里有很多蚂蚱，我最害怕这两头都有嘴的吸

血虫子，再想吃梨也不敢下稻田里去拾，只得耐住性子，等大人早上起来后，拾回来再品尝。

又到吃梨子的季节了，嘴里不由得泛起故乡的梨味。

小说连载
37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● 聊城 武俊岭

众人落座，谈了一番天下大事、朝野逸闻、坊间趣谈。崔铎说，我前几年在南京，遇见一个进士，他以为澹台天明是两个人。

顾圣之听了，说，我在老家时，一个进士问我叠山何人，我说是谢枋得。他又问枋得何人，这让我哭笑不得，不知如何回答了。

郑若庸说，我在一个寺院里读书，这天来了一个刚中进士的人，见我正读《宋书》中的《陶渊明传》，便说渊明乃唐以后人乎？我只有偷笑而已。

谢榛没有说什么。他从三人所说的笑话，想到自己的身世。自己虽然饱学，却不能通过科举取得功名。那些只读过永乐皇帝钦定的《性理大全》的人，反而能够考中进士，平步青云。谢榛对科举一制的弊端，知之甚悉。当然他也知道，像杨一清、崔铎，也是科举出身，但博学多才。凡事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赵王见谢榛不说什么，便多看了几眼。谢榛顺着眼睛，假装没有看见。

众人嬉笑着，走进饮酒的大厅。

别看崔铎比谢、顾、郑年龄都大，但喝起酒来却是锐不可当。

这场酒下来，据几个婢女说，如果按小杯算的话，崔大人喝了足有九十杯。

谢榛晕得够呛，但勉强还能站起。崔铎则向赵王作一揖，稳步走出王府，出大门，乘上自家的马车，安然离去。

一晃，谢榛移居安阳已有三年。三年里，谢榛妻子又生下两个儿子：元炳、元焯。大儿子已经二十岁了，到了结婚的年龄。在崔铎的资助下，谢榛大儿子元焯与一个王姓秀才的女儿订了婚。崔铎还资助谢榛一百两银子，在六间房子的西边接了两间。择了一个吉日，元焯完婚。

元焯婚后，谢榛对他说，你读书不成，现在已结婚，应该出去找点活干。正说着，元焯跑进来。谢榛说，还有你，元焯，也应该出去干活挣钱了。不拘挣多挣少，只要是不吃闲饭，就是成绩。

元焯、元焯跑出去三天，终于有了成果：元焯在卫河码头上看守货物；元焯则在一个占卜老者的指点下，在关帝庙前摆上小桌，替人写信。

元焯已入学。

现在的李氏，妻子、母亲、婆婆，三个角色一块担当。但她每天精神抖擞，充实得很。每天起来，她与大儿媳一起，在灶房里张罗全家人的饭食。正忙活着，元焯哭了起来，她只好赶快洗手，跑过去喂奶。有时候，儿媳在身边，她都不好意思掀开衣襟去喂元焯吃奶。儿媳知趣，悄悄走开。再往后，应该是儿媳生孩子了。（未完待续）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